

收茶

周军

傍晚六点，乔木寨的村民们三三两两从茶田里回来，聚到了村里的茶厂门口。结束了一天的劳作，他们手上拎着的塑料袋里，装满了当天刚刚采摘下来的鲜叶，多的有五六斤，少的也有两三斤。清明已过，能做谷尖的嫩芽渐渐少了，现在采摘下来的芽头叶片大了一些、多了一些，主要用来做价格稍低的禅茶或者更便宜的大茶。

茶厂门口，村里的干部们用两张办公桌搭起长台，一头放了大匾收茶，另一头坐着两个人，负责算账发钱。村民们排着队，把袋子里的鲜叶倒在匾里，身材高大的村支书老胡，像尊宝塔一样守着大匾，村民们交过来的鲜叶都由他当面定价，再去过秤算钱。每年这个时候，老胡一天也离不开，总要守在这个关键岗位上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。当了多年的村支书，老胡在村里威望很高，加上自己也有多年的种茶经验，跟村民就鲜叶交收价格简单交流几句后，再经他口里报出收购价格，基本就是一锤定音。我猜想，要是换了别人，即使有定鲜叶价格的眼力劲儿，也不一定能够镇得住场面。

“38块！”这是当天某位村民交过来的鲜叶价格。质量好一些的，一斤能到55元，差一些的就20~30元的样子。乔木寨的茶叶刚开采时，鲜叶的价格能报到75元一斤，都是最嫩的芽头，用来加工最好的谷尖茶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外面卖的成茶一天一个价，这边收鲜叶也是随行就市。天气越来越暖和，鲜叶的价格逐步下降，起先谷尖茶是主角儿，慢慢禅茶的数量越来越多，到后期叶子老了，采收来的鲜叶就主要用来做价格更便宜的大茶了。

乔木寨600多户村民，家家都有两三亩茶园，每年清明前后，便是乔木寨的农忙季节，老百姓们一天不歇地采茶，村干部们守着村里的集体茶厂，也一天不歇地收茶、制茶。鲜叶不能过夜，当天晚上收茶之后，茶厂就要连夜加工，摊凉、杀青、理条、做形、烘焙，一系列流程下来，茶做好了，天也就亮了。过去，主要是手工炒茶，就是技术再好的老茶工上阵，一夜熬下来，也做不了几斤干茶。如今，手工制茶已不多见，基本上都是机器制茶，几台设备流水线操作，一夜就能制出1000多斤的干茶。

老胡说，村里的集体茶厂，去年加工销售了15000斤干茶，再加上为村民们代加工的干茶，全村一年的干茶产量达到3万多斤，在寺前镇已算是数一数二的产茶大村。茶叶卖得也很好，除了一锅火候略过有些焦了的茶叶没有对外销售，留下了二三十斤，其它干茶都卖光了。即便如此，茶产业的利润并不高。鲜叶价格最高时，一斤谷尖成茶需要四斤多鲜叶，原料成本就超过了300元，再加上茶厂加工、市场销售、物流运输成本，一斤谷尖按村里直接供应价卖出去，其实也不过挣二三十元。

来太湖县之前，身处江浙地区的我，每年也会喝些新鲜的绿茶。按那里中档茶500到800元一斤的价格看，茶叶的利润起码是售价的一半，高档茶的利润更是水涨船高。于是我们都认为，茶叶就是高附加价值的农产品，作为产茶大县的太湖，当地农民应该能在茶叶上挣不少钱，不要说脱贫，就是发家致富也不成问题。然而，只有深入到基层才知道，一斤茶叶的利润原来如此微薄。

这当然跟太湖县的茶叶知名度还不够高、价格卖不上去有关。但作为一项扶贫产业，在春暖花开的季节，要紧的是要让村民们能将每天摘下来的鲜叶换成现钱，装到自己口袋里，才算是完成了让群众增收的第一步。

虽然利润微薄，但村集体的茶厂一天也不能停，就要这样每天收茶、制茶，再想各种办法把成茶卖出去，才能保证茶叶这个扶贫产业项目的顺利运转。

去见油菜花

汪向军

打开抖音，一度被霸屏的花儿除了油菜花，再也找不到第二种了。无论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在油菜花中间或者田埂上，摆首弄姿，摆拍各种造型，同时配有背景音乐“花开的时候，你就会来看我，等着你来摘，最美的那一朵。”看到这里，总感觉油菜花已经失却了旧日的味道。

还是儿时的油菜花开得天真随性、无拘无束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乡亲们种油菜，无非是想多榨点油，甚少想过它的美。放学后的我们，将书包匆匆甩在堂屋门口，提起竹篮子，带着一把小铲，飞快地跑到田畈里，钻进油菜田，开始打猪草。没有大人教，乡下的孩子天生都是认识野菜的高手，哪些野菜能喂猪，哪些人也可吃，一清二楚。等我们头发上、衣服上都沾有星星点点的黄色印记时，手上竹篮里的猪草已经满了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几个儿时的玩伴，喜欢在油菜田里作疯、打耍架，直到听到那句“不晓得哪几个跳跳死的，又跑到我田里打架，把我油菜打倒一大片”，才一窝蜂跑回各家，躲在内屋，大气不敢出。

离开老家后，我去了辽宁大连某部队，当了一名海军。每到春天，我总会不自然地想起家乡的油菜花，还有和我一起油菜田里滚过的小伙伴们。偶尔写信时，我也会央求父亲，拍几张油菜花的照片邮寄过来。父亲总说，油菜花有什么看头，好好当兵。我怪父亲不理解我，但终归无可奈何。于是，第一次探亲假，我便特意选择了一个油菜花开的季节赶回家。带我看花的车站师傅，开的还是当时家乡生产的安达尔汽车，我穿着蓝军装，在油菜花里肆意拍照，

开心得就像一个得了蜜糖的小孩子。

后来，我买了新房，房外就是田畈，油菜花开的季节，窗户敞开，那成片的金黄忽闪进屋内，伴着阵阵清香。偶尔一两只蜜蜂，忘记归途，依附在窗纱上嗡嗡哭泣。晚上吃过饭，我喜欢带着女儿绕望溪东路走上一圈，人仿佛在画中游走。可惜好景不长，这一大片肥沃的田地被房地产开发商看上了，油菜花站立的地方被庞大的机器轰隆隆碾过。一转身，那片田地不见了；一转眼，那束油菜花不见了。

春天去了还会再来，而被机器的铁蹄践踏过的土地还能萌生诗意和美感吗？我不觉得。朋友邀请我去婺源去看油菜花，我以早已过了看花的心境推脱了。其实，内心还是觉得儿时的油菜花好看，耐看，恣意汪洋，奔腾不羁，骨子里有种霸气。

受疫情影响，在城里蜷缩了将近三个月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终于可以到郊外去走走，于是我又看到了久违的油菜花海。我站在空旷的田野里拍拍打打，把一身的瘴气都拍出体外，吸几口新鲜的泥土花香，人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。突想，若能再找一处被油菜花包围起来的村落，来壶老酒，静听花开，看蜂起落，沉醉期间，岂不美哉？！



乡村 李昊天 摄

墙头野蔷薇

葛维敏

春天，院墙头伸出一支野藤，不久便爬满墙头，有势不可当的架势。初夏，它打起绿色的小指甲般大小花骨朵。忽一日，开起了白色的花儿。一朵朵花儿堆堆叠叠，仿佛千树万树梨花开。

近看，藤条细长有尖尖的刺，叶片卵形有锯齿。花瓣洁白，每朵花儿五枚花瓣，每枚花瓣呈竖起的心形。花蕊浓密，淡黄色，个个精神抖擞。花香浓郁，吸引蜂蝶飞舞。这不就是我们农村常见的野蔷薇吗？它竟然追随着人的步伐到城里来了，从院墙外爬到院墙上，不屈不挠。

老家的土院墙上、木栅栏上、废弃的地块上，都有它的身影。它从来不挑剔环境，只要有泥土，它就能够生存。它们或匍匐在地不断延伸，或沿着栅栏、土墙往上攀爬，关键是在哪儿都能开出灿烂的花儿。

老屋的前面稻场边有一株月季，每月都开着复瓣的花儿，娇艳欲滴，姐妹们对这株花怜爱有加，浇水、松土、施肥，花开后，摘下来，攥在手里，一路嗅着上学去。在我看来，月季花与野蔷薇就是孪生的姐妹，她们茎干上有刺，叶上有齿，连花骨朵都那么相似。只不过一个生活在富人人家，一个生活在穷人人家，环境不同，导致最终的结果不同而已。我便想为野蔷薇营造一个优渥的环境，将它变成月季花。于是，我给野蔷薇浇水、松土、施肥，结果，它还是没能像月季一样站起来、开出玫瑰般花苞。我只好作罢。

初春时节，放学后的我们喜欢在野地四处寻

找野蔷薇。刚刚冒出来的野蔷薇，茎条笔直而粗壮，绿里透红红里带绿，毛茸茸的叶紧贴着茎条，十分可爱。从根部掐断，将剥去嫩皮的内茎放入嘴里咀嚼，甜如甘蔗。为此，我的手背经常被野蔷薇老茎上的刺划破，或是裤腿被拉破。到深秋时节，野蔷薇便结出红彤彤形状如玛瑙的果实，捋上一把，一颗颗咬碎，品咂，如嚼石榴一样，酸酸甜甜，怡然自得。

袭人原名珍珠，从小因家贫被卖入贾府，原系贾母之婢，后又服侍史湘云几年。贾母素喜袭人心地纯良，恪尽职守，将她与了宝玉，王夫人将她作为姨娘的后备人选。宝玉因见她姓花，特取陆游诗句“花气袭人知骤暖”之意为其改名为“袭人”。袭人也不负所望，逐渐成为宝玉丫头中的领头人，但她最后的结局却是嫁与戏子蒋玉菡。袭人的命运与野蔷薇的经历多么相似，花开时灼灼其华，令人销魂，花谢时落英缤纷，令人惋惜。

出生是不能选择的命题。尽管一个人的生长环境决定其将来发展的高度，但也不能因为生长在贫瘠的土地，就有自我颓废的借口。小鸟将野蔷薇的种子带到哪里，野蔷薇就在哪里寻找自我发展的土壤，然后绚烂开花，灿烂结果，绝无丝毫自卑自贱、自顾自怜。

一阵暖风拂过，花香浓浓袭来，落英缤纷，撒落一地银光。不久花儿谢了，蜂蝶飞了，野蔷薇又会静心孕育种子，待到深秋，墙头再开出那如红珊瑚一般的花儿。